

被高晓松“砸琴”盛赞——

12岁“网红”吉他少年的音乐世界

像一颗种子找到了土壤

3月31日,刘嘉卓第一次舞台秀是在位于北京演艺中心的一个发布会现场。这一天距离他通过微博走红不过15天。绚丽灯光营造的都市夜景下,身高1米66的初一学生刘嘉卓显得有些渺小。他穿着白银十中白蓝相间的校服,灯光从他的左后方洒下来,像是刚刚从那段让他“一夜成名”的视频中走出来。

“像做梦一样。”这是他们全家到北京的第二天,他的父亲刘晓龙觉得恍惚又紧张。台上的儿子没有让父亲失望,击弦、勾弦、扫弦、打板……高潮段落,他兴奋得在台上跳起来。

严格意义上说,这不是刘嘉卓第一次登台表演。

1年前,为了参加一个西北地区的吉他大赛,全家人一大早就没吃早饭,坐了1个小时的汽车赶到兰州赛场。由于晕车,每个人都“脸色煞白”。刘嘉卓弹了那首日后让他走红的《thunder struck》。那是发挥最差的一次,却依然凭借华丽、新奇的弹奏,把少儿组第一名的奖状揽入怀中。回家后,一家3口饭也没吃,睡了一天才缓过来。刘嘉卓记得,后来又参加了3次线上比赛,“只看视频,不用出门。”2016年一年,他拿了3个奖,赢回3把吉他。从这一年3月12日起,刘嘉卓开始在优酷、b站发布指弹视频。一年后,他表演的视频被高晓松、李延亮、董路等名人转发,引发热议。

儿子突然成名,刘晓龙有些猝不及防,他的电话最多的一天接了30多个。从儿子4岁接触音乐,至今,刘晓龙就像抱着一颗金种子。现在,“种子”意外破土,落地生根。“感



刘嘉卓

3月16日的那个下午,刚刚放学回家的刘嘉卓,书包都来不及放下,就看到微博粉丝从两百多飙升至两千多。他穿着校服在办公室指弹吉他表演的视频被传上网,经李延亮、董路、高晓松等名人转发后,浏览量超过千万。知名音乐人高晓松留言:“看完,砸琴!下半辈子只吹口哨。”留言引发网友对“天才少年”围观。3月29日,一夜成名的刘嘉卓被知名足球评论员董路接到北京发展。“连剧本都写不出这些天的奇幻”,世界突然为他打开一扇门。

觉他找到了自己的土壤,北京是他的土壤。”刘晓龙说。

12岁少年手上的老茧

所有见过刘嘉卓弹琴的人都吃惊于他的天赋。

儿子3岁时,刘晓龙把自己的mp4绑上绳子,挂在儿子脖子上当玩具,里面放的是从电脑上下载的钢琴曲。直到有一天,儿子哼出了《星空》的前奏。他拿贝司一拨,“音全对”。刘晓龙弹贝司十几年,是白银第一代贝司手。他认定儿子有天赋,但极少在儿子面前提“天赋”。他和妻子都是老三线人,践行最传统、保守的生活观——梦想实现,需要大量付出与努力。

9岁那年,刘嘉卓被日本指弹乐手松井佑贵的《Rider》的演奏方式所震撼,决定学习指弹。指弹是一种充分利用吉他的指板、有限的手指和时间,从而演奏出丰富层次的曲子的演奏形式。刘晓龙教不了儿子,花了1100块钱拉了根网线,供他上网自学。

妻子没工作,他所在的工厂国企改制后,效益下滑,一个月几百块钱的收入。一台电

脑,一根网线,把低保户的资格挡在家门外。“如果为了吃低保,没有一技之长,就会穷一辈子”,刘晓龙想得明白,装上网线,儿子能练就一技之长,可以成为靠兴趣和技术吃饭的人。

刘晓龙记得,儿子几乎从未午休过。他每天早上6点40分出门上学,中午吃了饭就开始对照视频“扒曲子”,晚上7点先练琴再写作业。

为了敦促儿子练琴,刘晓龙干脆辞职在家做全职爸爸,刘嘉卓除了吉他,没有其他爱好。

“其他人都说他不上学,胡整。”刘嘉卓知道父亲身上的压力,只要回家看到父亲,就想拿起琴。一家3口几乎很少出门,冬天在家练琴,夏天热,父子俩光着背一起弹琴。升入初一后,练习时间被压缩,“半夜躺在床上,睡梦中一阵乱敲。”刘晓龙担心儿子过度劳累,一度想让儿子辍学,集中精力练琴。“儿子一定会学出来”,他和儿子觉得即使成不了独一无二的演奏家,在白银,开个琴行,当一个吉他老师,也挺好。

来看刘嘉卓弹琴的一些音乐会看看他

的手,那是一双才满13岁的少年的手,手指细长、手掌宽大。因为长期练习,加之指弹技法难度大,力度强,他指尖上的肉长成了平整的一层老茧。

“吉他像一个把手,握着它不孤单”

新生活从多个角度重塑对音乐抱有理想的刘嘉卓。4月6日晚,在上董路的吉他直播前,照顾他生活的一位叔叔特意提醒他:“多抬头,多互动。”直播的最后,董路说,希望通过专业的学习,能帮刘嘉卓完成从模仿到创造的改变。

他说,喜欢吉他的人越来越多,吉他就像一个把手,握着它就像握着世界,不孤单。

对刘嘉卓来说,吉他就是他的全部。在北京见过职业音乐人和吉他教授后,他更有紧迫感。“要把这些大师们的作品和技法都弄得很好,有自己的东西了,才会期待未来。”他一边打开深圳热心音乐人送给他的ipad,一边解释,“否则什么也不会,对未来没什么好期待的。”

现在,刘嘉卓的理想是,成为一个有自己东西、能说也能做的音乐家。他伸出右手用力指了指自己的头,强调期望成为有创作力的演奏家。要做到这些,他需要在技法细节、理解力,包括人生阅历上进行不断的尝试。

“你是天才吗?”面对这样的提问,刘嘉卓直捣脑袋:“不是,我99.999%都是弹出来的。别人在打球、玩电脑的时候,我在弹琴。”

“其实,我至今没明白天分这东西是什么意思。”刘嘉卓怕人不相信,又说,“我是纯练出来的,真的。”

(来源:《新京报》李兴丽 王双兴/文)

留学生17年翻译德文版《西游记》

用17年翻译82万字德语版《西游记》

引起更多中国读者关注的是,译林出版社的编辑王蕾将德语版《西游记》的开头部分回译成现代汉语,发在微博上:“有一首诗说:太初混沌不分/天地晦暗地混溶在一起/万物模糊,横无际涯/谁都没有见过那时的景象……”中文版《西游记》的原文是“诗曰:混沌未分天地乱,茫茫渺渺无人见……”

“不小心当了一天网红。”王蕾说,微博里的这篇回译之作,浏览量高得不同寻常。很多读者看回译,觉得是某本类似《魔戒》的史诗。王蕾觉得,回译的《西游记》,有些像《魔戒》作者托尔金的作品《精灵宝钻》。学者李天飞也被王蕾的回译触动。在他眼中,《西游记》本有市井小说的特征,带着戏谑。德译,再回译,文本带有了西方文学的壮美和悲剧感。

中国读者的反应,林小发根本没料到,“但现在想想当然也不奇怪”。林小发翻译这部中国古典名著,足足花了17年。对她来说,漫长翻译过程中的成长与挫折,恰恰应和了《西游记》的主题——取经。

在自述中,林小发写道,她在翻译过程中尽量读了一些构成明代文人常识的经典,包括四书五经、佛经,还有与《西游记》相关的一些道教经典,如此一边阅读一边调查研究,“翻译过程也就成为了一个独特的‘取真经’的过程。”

“与其说牺牲了长达17年的时间,不如说是在不知不觉地挖掘一个莫大的宝藏,一个不朽的精神世界。”林小发写道,“译本出版之后,我从许多读者的反馈得知,小说在这些方面的寓意得到了有效的传达,对此我深感欣慰。”

近日,瑞士译者林小发(中文名)凭借其翻译的《西游记》首个德文全译本,获得第十三届莱比锡书展奖翻译类大奖。这是德语地区图书行业重要奖项。林小发1968年生于瑞士比尔,曾在中国生活超过25年,200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硕士专业。

1968年出生的林小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来得很突然。1983年,中国广西的一个杂技团访问比尔,林小发被介绍册上的中国字迷住,开始自学中文。1999年,读过原著和两种德文译本的林小发自己动手翻译《西游记》。翻译越深入,林小发越察觉自己的不足。她特地去浙江大学学习中国古典文学,硕士论文主题是《西游记》的“正路”思想。

在德语国家文坛,《西游记》原来是不存在的
林小发在浙大的导师楼含松教授说,“她跟我读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,当时她已着手此书的翻译。因此我们经常会有关于西游记的讨论。”楼含松说,林小发的硕士论文就是《西游记》研究。

德语世界原来有《西游记》的两种译本:一种是1962年翻译出版的《西方朝圣》,依据是中文原版及一百回俄文译本,但采取总结性的翻译方式,诸多的诗词、回目、对话等均被删除。另一种转译自1942年出版的英文节译本《猴子:中国民间小说》。《猴子》由英国汉学家阿瑟·韦理英译,胡适作序,翻译了原书100回中的30回。英译本主角名叫“猴子”,没有回目,也未翻译诗词。

因此,在2016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,林小发曾对媒体说,“我所翻译的是完全未删减的,因此可以算是第一本完整的德译本。我用的中文原版是中华书局出版的《西游记》,这个版本以清代的《西游证道书》为底本。相对于更常见的明版本,这个版本经过了一些文

笔润色,也删掉了一些描述性的诗歌。比如,师徒三人取经路上遇到一座山,这座山怎样怎样。如果把这种描述性的诗全都翻译成德语,会占很大的篇幅,而且也不太符合德国读者的阅读习惯。”

在亚马逊网站上,林小发译的《西游记》定价88欧元。据悉,德国图书普遍在20多欧。

“在德国,知道《西游记》的人非常少。练气功、学太极拳、对中医感兴趣的人可能听说过《西游记》的一些片段。”林小发说,“但是,作为文学作品却鲜为人知。对于这么伟大的一部文学作品来说,实在是非常可惜。”所以,在林小发的印象里,“在德语国家的文坛,这本书原来是不存在的。”

书里的神仙鬼怪有了德文名字

《西游记》人物繁多,同一人物还可能另有别名。主角孙悟空,就另有美猴王、齐天大圣和行者等诸多称谓。林小发的处理是:孙悟空音译,其余意译。

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毕业生介绍,在林小发翻译的《西游记》开篇的前两页里,行者、悟空、大圣间隔出现。而书中出现的南海观音,是用印度语里的菩萨概念+中文拼音(Guanyin)翻译的。

“唐僧”怎样译,林小发犹豫好久,先用汉语拼音“Tang seng”,后来改译为“来自中国的高僧”。原文里的“唐”,她翻译成“China”,这样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古代中国。



林小发和她的德文版《西游记》

神灵和妖精名的译法,需要想象力,比如,麒麟山小妖有来有去,译为“又来又去的那个”。

“出现在回目和诗词中的一些道教术语,如金公木母、婴儿姹女等,直接字面翻译成德语很容易,但这不是我的翻译方式。”林小发认为,翻译之前必须理解透彻,否则无法把真正含义传达给读者。

人名、习语之外,小说涉及的专有名词,是贯穿整个翻译过程的最大困难。

最初译出了十回后,林小发曾把译稿和小说简介寄给几家出版社,都被婉拒。大约有十年,她都没找到愿意出版德译《西游记》的机构。是否继续翻译,她也踌躇过,但终究没有放弃。

2016年的法兰克福书展,林小发译《西游记》首发,黄色封面,封面上美猴王手搭凉棚眺望。

小说有50多页后记,其中18页是详细的神仙列表。林小发还介绍了神仙的世界,《西游记》故事的形成和小说接受史等。

(来源:《钱江晚报》王洪/文)